

對人類學考古學家李濟的「考古」

## 關於《李濟傳》的出版

王宏波

◎ 南京大學編輯出版學在職博士生

李濟是不應被忘記的，無論從一個普通人到知名學者的成長勵志歷程，還是從作為一名學者對學術、對歷史的貢獻來說。請大致看看李濟的人生歷程及成就與貢獻，就明白此斷語之不假。

李濟（1896-1979），湖北鐘祥人，著名學者。中國第一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1923年，李濟回國後擔任南開大學教授，在中國首開人類學課程。29歲時受聘清華，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成為清華國學研究院「五位導師」，講授以田野考古為基礎的「科學的考古學」，不僅宣導了一種新的研究與治學方法，而且開啓了中國現代考古之門。1926年，李濟主持對山西晉南地區夏縣西陰村史前遺址考古發掘，所採用的探溝探坑發掘測量與繪圖編號記載等田野科學考古工作方法，奠定了現代科學考古的基石，今天仍被海峽兩岸考古界沿用。這也是有史以來中國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發掘，標誌著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確立，李濟因此而被譽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1929年初，李濟應聘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領導並參加了河南安陽殷墟、山東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發掘，成為執掌中國現代考古帥印的「掌門人」；他領導河南安陽的歷次殷墟發掘及其出土器物的搬遷、研究和出版等工作，使傳說中的商代成為信史，引出一場史學界的大變革。他擔任了17年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兩度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主持中央博物院（現在的南京博物院前身）的籌建與管理。他一生培養了海峽兩岸最優秀的人類學、考古學人才，如，他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門生有考古學家吳金鼎、歷史學家徐中舒；跟隨他參加殷墟考古的弟子有李景聃、尹達、胡厚宣、高去尋等；1949年遷臺後，他創辦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培養了李亦園、許倬雲、張光直等傑出弟子。他一生有兩位最得意的學生，一是大陸的夏鼐，一是臺灣的張光直：夏鼐曾長期擔任中國考古研究所所長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張光直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兼人類學系主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等等。

然而，在中國大陸，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李濟的名字被活生生地塗抹掉了。1950年後出版的《中國通史簡編》、《沫若文集》等，刪去了原本關涉李濟的文字；魯迅、李濟與楊杏佛的合影，被剷去了李濟；李濟等12人捐贈的西安易俗社「古調獨彈」的匾額，李濟的名字獨獨被拿掉。相關歷史、考古、人類學的教科書，「李



濟」兩字一概不提，有的只是作為政治批判的靶子。可以說，相當長時間裏李濟真正的「銷聲匿跡」！早些時候在中國大陸，如胡適、錢穆、傅斯年、梅貽琦、趙元任等那一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進入人們的閱讀視野，唯獨李濟仍鮮為人知。

耐人尋味的是，李濟自1949年播遷臺灣，建立起臺灣考古學體系，作為臺灣的學術領軍人物，曾一度官至中央研究院代院長（1958年），然而在臺灣迄今還沒有一本關於他的傳記、年譜或回憶錄問世。是李濟的「不留情面」、「直道而行」惹人不喜，不是說他是臺灣「最後一個迷人的重量級的學閥」（李敖語）、「是個被上級、同僚、晚輩、學生害怕的人」（宋文薰語）麼；是因為李濟作為一名純粹而嚴謹的學者，本身無故事可言麼；抑或作傳記的多為文史學者，因考古學、人類學的專業鴻溝致使望而卻步呢？



歲月輕輕地埋沒了一切，然而，歷史終究不可能被永遠遮蔽的。2009年8月，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由大陸民間學者岱峻撰寫的《李濟傳》，讓我們不再疑惑，不再遺憾。這本《李濟傳》填補了海峽兩岸的空白，為後人研究李濟、研究中國現代考古學提供了寶貴的史料。

內容涉及傳主的生平、成長、求學，南開到清華園的教學生涯，加盟史語所、主持考古組，主持安陽殷墟和山東城子崖的考古發掘，抗日期間流寓西南，離開大陸的情形，以及去臺灣後的工作與生活等。

傳主是中國近現代史尤其民國史不可或缺的人物，一生串聯著近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眾多要人。作品充分反映了李濟與王國維、徐志摩、傅斯年、胡適等以及與國際友人安特生、李約瑟、費正清等友誼與交往；反映了李濟為推行科學思想在中國生根而始終不渝的科學品德，和認真守護中國文化珍品、防範外盜與侵犯的愛國情懷。在國破離亂的時代之下，傳主的家庭生活與骨肉分離的親情與哀痛有充分的展現；李家與趙家（趙元任、楊步偉）友誼與矛盾，李濟與「紅顏知己」《大公報》著名女記者楊剛以及曾國藩的後人曾大小姐曾昭燏的情感風波亦有展示等。

該書縱橫開闔的宏大敘事與綿密縫製的細節現場密切結合，循著傳主行蹤，深入發掘哪怕是邊緣年久的文化資源與學術礦藏，盡可能佔有豐富的第一手史料，再現昔日的現場與細節，力圖還原李濟的個人生活；同時，將傳主放在人際交往的網路之中，再置於當時風雲變幻的時代背景之下，以傳主的一生串聯起近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眾多要人，這樣不僅為我們如實地描述和刻畫了一個栩栩如生的真實的李濟，也使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諸多學者和文化人士的日常生活與生動風采以及時代的社會風貌與時代的變遷。

作者岱峻，通過類似「田野考察」的執著尋訪，鉤沉歷史，著有《發現李莊》、《消失的學術城》等書，使湮沒在秀水青山間的四川長江邊上的小鎮李莊進入後人的視界，在海峽兩岸的學術界甚至國際上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從此，李莊已經不再是李莊，「李莊」成了中國文化

版圖上一個閃亮的符號。

作者研究民國學術史，研究李莊那段消逝的歲月，可能是因長期研究浸淫的結果，作者也深諳於上輩學者的研究路數，秉持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主張的「動手動腳找東西」的精神，他把田野考古與案頭研究捆綁在一起來做，踏訪舊跡，走訪見證者，文字回憶、書簡往來、口述記錄、照片手跡等，浩繁的史料與記錄，融化於作品之中，呈現的是讓人信服且又厚實的閱讀文本。

口述史是本書一個明顯的特色。岱峻寫作並出版《李濟傳》，是一件非常有意義也是需要立即去做的事情，因為很多當事人年事已高，如果再不「搶救性發掘」，資料將更難尋覓，人們對那段歷史將更加淡漠，也許真的是要被徹底遺忘了。作者所做的就是對作為人類考古學家李濟的「考古」，為此採訪了很多當事人，如梁思永遺孀李福曼和女兒梁柏有、陳寅恪長女陳流求、董作賓之子董敏等，而對李濟之子李光謨教授更是做了大量的深度訪談。作者說，有次和李光謨電話訪談，進行了三個小時，直至老人聲音啞啞；後來又邀請李光謨到家中小住，作了長時間的交談。李光謨向他講述了很多關於爺爺和父親的故事，以及家族的秘密，同時向他提供了從臺灣拿回來的李濟的手稿、照片、書信等，其中有些是著名文化人士寫給李濟的從未面世的親筆信。正是由於當事人親身的經歷和翔實的口述，作品才能夠流淌著真實的情感，洋溢著鮮活的色彩。難能可貴的是傳主之子李光謨的對作者的信任、理解、寬容與放手，才使得作者在寫作中本著追求真理、不媚俗、不追捧的態度，對李濟一生的評價實事求是，哪怕在批評他的缺點和不足之處亦是不為尊者諱的。諸如李濟與徐志摩同窗而不同志，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們「和而不同」，與胡適的唱對臺戲，對趙元任的微詞；甚而對李濟的感情世界也觸及，如分別與楊剛、曾昭燏之間微妙關係等。

1949年，唯一的兒子22歲的李光謨在李濟眼中是「不可救藥」的，政治的分途與兩岸的分割，這可能是李濟至臺灣後因學術地位之尊而表面冷漠光鮮，而內心卻一直隱藏的哀痛，加之本欲作為傳衣鉢的得意弟子張光直滯美不歸，相伴一生的柔情而賢慧的夫人陳啓華先他而去，可以說，晚年的李濟心境悲涼。幸好有過繼內兄之子傅繼考古人類學衣鉢，承歡膝下，但在李濟逝世六年後即1985年，養子李光周不幸病逝。真正讓九泉之下李濟欣慰的還是自己兒子李光謨。李光謨是從事俄、德、英等語種翻譯的職業翻譯家。自退休後二十多年來，作為兒子的李光謨，一直搜求、整理、研討父親李濟的學術資料和生平歷史，撰寫了幾十萬字的文字，編選了李濟文集。大約500萬字的《李濟文集》幾乎收錄了李濟全部的學術論著，以及隨筆、序跋、論談等等。全書由李濟的學生、著名考古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張光直任主編。不幸的是，張光直於2000年去世，李光謨隨之接手全部編纂工作。已進入人生暮年的李光謨就是以這種形式走近並逐步走進父親李濟的世界。《李濟傳》的出版，也可視為李光謨協助作者岱峻對自己父親的「搶救性發掘」與「考古」。